# 康對山先生集卷之二十四

## 書

### 答蔣文暉

使至辱手教稱譽太過山林潦倒之人豈所敢當然高誼在心何日忘之每念動履清佳此天祐邦家篤生才俊故眷顧保護無所不至非偶然也比見料理砦賊事宜九重悉令施行明良相逢千載一覩秉節諸公能悉依所畫指日可平也自夏徂秋旱乾之厄由太行東西以及蜀楚赤地相望加以方內多事流離荼苦所

不忍言還秦之日宜有以為之計也萬萬保愛以慰
斯文之望幸甚

與鎮西將軍曹公

海白總戎曹公足下昨聞寧夏之變甚悲鎮巡諸公
何以不幸如此及見行到文移乃知足下盡心曲處
此
宗社之福也又聞躬至各部慰勞三軍此尤至計他
人未易及也昂錦諸賊本無知小人不勝一旦之忿
搆變造逆事出偶爾其脅從之人初不過三五十輩
爾逆事既成聲勢遂重諸餘將吏皆亦執繫父母妻
子劫迫而然近聞傳令造舟以待北伐此固憂
國至意夫兵事尚神而謀道宜隱也造舟之所去寧
夏近而易見先無所處使昂錦以此扇惑其衆謂
朝廷必用誅殄為心彼將士豈皆明理識事之人萬
一信其必然則外增必死之懼內乖效順之心所謂
為賊堅衆非計之得者也今莫若遣人詣仇鉞謀內
應仇鉞者鉅官大將非甘心昂錦者也其標繫母妻
之恨即未能啖肉嚙髓盡臠諸賊以償耳今誠以語
鉞鉞必有所計度於彼彼少信鉞計數賊之首可指
日得矣況鉞又翹首望通也故莫若先通鉞鉞通然

後張兵揚威遏其驍銳則鉞得有所資耳緣以喻衆喻衆則士卒之心無有不齊士卒之心齊則昂錦者機上肉耳鄙諺曰以米煑粥以水植稻盖此之喻也夫昂錦以一日殺五大官甚能也而不能以旬日南下此非積筭竢數者固畏公威德也昨公至一各部勞軍其股肱已悉剪矣夫既剪股肱矣猶可為全乎雖三尺之童亦知其無以為也此大事至計不可不念者惟公察之圖之

與馬伯循

別伯循甚久不能得問伯循也頃因客欲過三原托謝墓誌之寄當時匆匆不盡所言故如不問也老伯母之逝凡為人子者皆可以哀痛摧裂況伯循履道純孝者然有老伯父及母君在也伯循一有過哀傷性老伯父若何母君若何宜思其大者可也天生伯循欲以繼明二帝三王周公孔子之道凡海內學者莫不以是望伯循不但僕與伯循私厚也近聞某氏六郎與令兄第作蘖伯循深被其侮夫無故之侮孟子所謂妄人者也僕意伯循必不與之較耳然兄弟骨肉至親誰能嘿然宜別有以圖之也六郎行暴貴邑若虓虎亡敢攖也即不姑以忍之彼或至於犯其更

尊者之衣履伯循又將何以處之勝負之際市井之所向也烏有士大夫而俛與市井相較者況伯循之力萬萬不能勝耶彼所養而耤者盡市井無賴也彼賞以錙銖之利皆可興難於我彼又挾有貴父之勢如之何以制之今莫若善誨令弟使毋適中其欲闖之意而已鄙諺有曰樹大有風人賢有謗安知貴邑所謂士大夫者無有啓彼興難以危伯循者邪與伯循骨肉生死者仲木及僕二人耳僕不知仲木何為知伯循之事而不以告也千里之言不知果然否惟萬萬以埋自遣為祝

與何粹夫

久違懷仰何已不才宜受重辠乃冒輕[illegible]壹先生陰庇

天子仁聖耳去歲得手教感慰千萬非善況他人誰肯然也近又得孝思所寄書益感念降篤顧僕烏足以承藉山田數畝破屋數椽差可度日幸狗馬之疾盡無又多暇日可以采薪蒔藥此其叨冒豈細哉冬初見遞報知有起復之命私心甚慰[illegible]時事若此安可無賢人以立於朝備倉卒之用今漢中蜀楚之盜方熾未艾而來沽者幸乏統御張弛之道輕襲

國威厚助賊氣其經畫糧餉之人又務為苟且迂濶之計百姓百倍陪費不支一行之需賊勢更盛當復云何為吾兄者固不可堅卧東山也

答沈崇實

僕來持奉教札兼及碑帖之富感激至意何限斯文至愛雖古人未之前有也不肖固執思行雖萬萬死生不可搖動所以不能無憾於中者誠以斯名之難居也修之於平昔而礪之於今日得志焉將以加諸人[illegible]修先王之道以終乎身而顧[illegible]肖被污穢如此[illegible]之所哀莫甚於名喪節靡而身死不與也今不肖已喪名靡節矣即使長生百年有顏回曾子之行程伯朱季之作亦不可自明於千世之下此固志士之深悲也人常言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然固不敢不勉耳又安肯稍自貶釋以從時人之情為進取之計邪有一於此死無面目以見先人也城南之事乃自斯人得志之後與敬夫同感

孝廟恩德而然非僕一人也至於晝夜千萬謀畫欲以毆此寔有之雖今日亦不敢忘也況當時邪然惟天地祖宗及我

孝皇
聖靈默鑒而已厚念隆篤有國士之與故敢率爾答
謝若他人則閉口矣不能瞻送旌節徒切倚望伏惟
為
國自重萬萬

答栢齋

僕生平服義重德直行亮迹而已其他虛恢盜名隱
忍委曲以要時好死不願也承教云得報以來且痛
且恨所痛者執事平生之心可以對天日有伊周之
才之志不得少行於時所恨者凡事輕忽簡畧不存
形迹卒罹大謗蓋公孫惜不肖之深不覺言至於此
感服高義比之父母復何言伊周之才之志僕之
污穢所不敢當不存迹卒罹大謗此政僕之所以
為僕者終身不敢易僕犬馬之齒才三十有六雖
更事未熟早作夜思事於斯要亦久矣語曰君子
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又曰智者行其所無事而
已於義有未當理有未喻雖聖賢令之行僕不敢也
苟理喻義當矣雖人人掩口笑道僕行之也自信之
自信不殺人耳毋之投杵踰垣參不得而知也僕向
罹二三子之謗能勿殺身無幾也蓋是時瑾方以君

子之言禁士類二三子者不謂僕為小人也今又羅諸君之謗能勿殺身亦無幾也蓋是特大臣方以小人之惡餙士類諸君者不謂僕為君子也由二者言之僕一身何無被俱有如此盖苟可以去官殺身於我則君子小人者非彼所擇也其至於此雖存有形之迹何拂哉足下斯文綱領當世指為山斗之士覽見余書當欣然大笑曰此誠栢齋賢弟良友不以險夷易操者也然後終身佩而頌之來為足下所不棄矣

## 與賈鴻和

相別久矣忘辱手教感荷無已自被罪以來數不能通問士大夫之間者蓋捫已自照不可輙以荒穢之資謬自比附耳教中意念隆篤顧僕安足以當含灼而已細思往昔憂惶恐懼之日今得脫然不復拘禁此其心蓋有不知所以然而然者而好事者又謬為異論如彼雖有非而辯之之人又挈小遺大引粗失精亦豈足以識豪傑哉此可為南塢子言發一笑耳家口雖衆田作足以供之無歉故每得從容南山渭水之間又得為野圃野醫種蔬蒔藥暇則烹葵酌酒携小卷坐一小軒推絃倚唱欣然終日人莫得而奪也

至於開筵列饌品竹彈絲貧約之士力尠財匱又何能卒辦哉然君子之樂亦莫須此此皆日用之實敢以聞足下足下知之想當欣然一大笑也

與漢陂子

孝宗時登崇俊良豪傑骨鯁之臣得以自立而顧多不肯為近侍者自權姦屏逐之後上嘗勵精庶政矣士大夫猶自畏難故劉養和雖被驅執而獨擅美名要其當時亦殊未有抗壓兇懟之才維紼綱紀之力獨云云一事偶成久曠之餘使人耳目焜燿爾常侍御雖不識其人接其論其入關以來施為舉措若有振衰補弊之趨事能先其大罪能求其魁此人所不知僕所未見也安得因而語之使益堅其守不少變易則千世之下亦庶幾儒者之美談三公九錫不足與媲也寧不盛乎夫事有定力行有定方天下事皆然也奚獨刑憲糾察之臣才高者過於陵越不能盡其委曲之數則小得而大遺才局者不能究其高明之旨則居荒而行躓此二者風俗之所以恒衰利病之所以相制也偶因敝邑一事乃憤鬱布此于足下盖此殊非山林之人所當念鄙人生性已成不與知己者言則懊惱成疾痛大丈夫窮

達一情夷險一致彼一不為世用而逃形忘世視人與我漠然無干者硜硜然小丈夫爾吾不願為也

與王秉衡

事有切於國家者不敢以錮廢自已涇陽事十年後當有大憂前會藍公密令預處以息其變昨其令稍行之則已百方加害矣此其志豈細小哉願公念之慎之勿絀辱其令而縱其惡也盖數月後公會藍公當自有以知之此地非此令莫可為者誘掖獎勸授之以方猶恐未逮而又遽信其巧詐變偽之辭恐非公之所以計大事也

與楊用之經文書

某自用之足下夫事緒物理至明著而易識也故谷永災異方術之對義意高出漢臣之右不能掩其陰附王氏之姦何者其緒見而事章也故種漬而苞生核布而幹發鶴鳴於九皐而敢聞於天誠不可掩偽不可長也僕與足下同里閈學與同舍志與同心進與同年此三者骨肉不能加邪枉不能間也自足下與舍弟同第進士芻蕘之私雖無意更求世事然未嘗不聞之而輒喜故其心恨不能擁之而益高也豈欲希覬於兩君之間為之揚譽樹聲要求後效哉鄙

夫之意以為吾鄉素多長者咸能昭德顯名為吾人之光僕已不擇如此木衣火食之餘微二君奚望哉足下曩以行人便道鄉邑百事乖張舉措不檢遽受王府之金罔究使臣之義僕當時已切言之而君顧自以為是居之不疑再往平涼鞍馬器物王府為之一空使宗臣含憤而不能言鄉鄙聳觀而極傾慕足下平日所志尚安在耶他日改使赴蜀僕謂此行頒布詔書觀望繁衆尚宜勇易前轍振收新效而足下貴弟於喪葬棚肆蜀物佳麗紛紛雜出惟恐觀者之莫羨也僕所望足下者如是耶夫志士不以險易殊節仁人不以窮達易操一行人之微且遽如此猶有加於是者又何至耶去年舍弟書來云足下已擢浙江道改思更念欲為名臣僕甚敬之望之及足下以使西歸車服動止與俗子同曩者之所論洗焉弗留芥蔕靡見其至諸妾無序亢行里衢團衫褕褘貴賤罔別販夫鬻婦為之改觀嗟悼足下豈以某氏肇迹陰幽難遽處異耶此特未之深思耳夫嫡妾之分若冠之不可同履也某氏之上尚有二人即甚難彼二氏者我得以藉口也奚憂其莫吾從今藩臬府縣所以加禮於足下者踵至而沓來也獨不畏其使者所

廉耶非又聞足下有檄下縣驛禁止科索而此禮皆
取之縣驛非科索不前者也何又反受之耶僕恐俗
吏細氓因以窺識誠偽之機耳嘗竊謂足下受當直
受辭當力辭而足下置而不理及與之會言又精入
毫釐有夷齊仲子之高潔使俳優下工聞之而竊笑
而足下肆辭愈力反求無媿豈喪心病狂耶今縣官
因足下索取行轎毡帷徵索羊毛里六斤秋輸大戶
人三斤則三四百斤矣他日監察者復有李伯起來
縣官固難以向者之檄扃畏而弗告也鄉縣去省不
能二百里凡有所為小大無弗知者足下亦且能以
災異方術之對掩耶夫處心積慮不可斯須苟易也
而足下恃廿六縣河之辨以人之莫與敢言而遂肆放
志意傳曰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足下
失此不究明足下之所至僕不可得而知也今足下
年近五十五而嗣子弗立果於為惡歟於諱忌僕恐陰
隲之道虧云而鬼神之奪速也骨肉之言自謂必察故
攄誠布忠以白足下僕所與者皆天下忠貞士也所
以喋喋於足下而不忘者以足下之分誼深也即不
吏信請竟與足下辭終身不敢聞足下之履音也某
謹白

與劉學諭二首

僕之所以不媿饒舌為在位道足下美者以足下視僕者厚如足下報之爾此韓淮陰漂母之事非所以施於先生長者者也足下與諸生講學者亹亹不倦縣官與同官者率訾罵毀謗僕是以亟為揚著以廣善教之志蓋足下自有者耳足下何為德僕僕何為報足下哉足下往年之教惟恐一人之不得蒙此何心也今年自春徂夏生徒遊蕩市井讀誦不問課業不理文字議論益無所長顧於督學使之法了不相涉僕於此以歎人心之難據也以足下之德之才其不克終且如此況不為足下者乎此則僕之所深懼也執法者犯其所執則治足下之行與督學使之法果犯否耶夫如其為得也則所言之彼者彼必曰彼所謂知人者也足下與僕將各有光矣苟否而不得則不惧為彼所怒耶怒僕者止以為鄙薄爾僕初無負彼也怒足下者則桎梏隨之以為骨肉之苦古之明哲其自保豈如此也幸慎念之

又

足下謂生徒之心各有所懷繩之以法必有大不可者苟直教以言語將愈悍不相用此信然也前日與

侯良弼夜坐言及學官之法良弼變色引俗語曰千
斤羊毛作成蹴毬蹴之則難袞之則可僕謂此言亦
實是歎息甚又忽得董內翰朝鮮黃華集與督學學
則見朝鮮東荒之夷嚴名文物且克如此而學則所
載學者工夫次第秩有其序苟自無舉之者爾中國
之人純厚之氣宜無有不變者乃厭前說皆不當也
儒者之論凡事皆以堯舜為主堯舜之治天下其仁
豈有所不逮也而亦未嘗脫去刑罰契為司徒亦豈
不知惟德之行而曰桓撥而舜之治刑亦曰朴作教
刑是古人未嘗恃言語教世也今天下文運昌明士風



振勵即有二三梗教之人不足輕重於學校之政而
所以不可無法以治者逸居之心中人以下所在而
是於此一是以不足輕重舍之則望而效之人皆不
足輕重可舍無教也人皆不足輕重可舍無教則延
之數年天下之民愚哲相混蠢蠢貿貿皆禽獸之歸
而人道熄矣豈非前說之誤哉晨有自足下之所來
者聞足下令生徒上堂作課有持薄而立者有空言
者有不持不立望望然去者又有軒坐堂隅嬉笑訾
詈以毀其師者於乎此豈固以梗吾教者積玩而莫
之悟爾何謂積玩而莫之悟足下平昔於此人者來

者不知去者弗追間有奮發即又掣肘行之而忽止作之而忽息責之者闇而不明令之者往而不繼故一旦雖欲嚴憤以施之焉而積之已深不可遽變矣即以是為教之難施亦未之思爾夫苟如是雖善教固不可施也司馬君實以仁明勇三者為君不可無然所以為師者亦不可無也惟熟思之幸甚

與陳元吉論寧夏粮運

久不奉問伏想起居多福為慰某有所聞敢輙上左右然事勢甚亟幸毋以為緩也日者各處起運寧夏粮餉者百姓騷擾不寧詢之人言比往時幹運丁粮過倍不可復望生全心竊怪之及查原行文移見其所處平戾無序失緩急消息之道又為舊曾部運得利之人及貪靡不才之吏虛為聲勢倚籍彌文百姓無知一以傳十十以傳萬虛恢越絕遂無紀極耳然聞之人言寧夏麥價每銀一錢今可買二斗五六即使納者湊集亦當不減其半便令再減八九升而止耳今以原起改坐之粮俱用本色不拘米麥務在各由本處自備或朋合車輛運去則一石之粮可用往時十當遠徵之價豈若每石就起價銀一兩或一兩一二錢坐派大戶使如平日事例責限嚴併乎況小

民湊糧之際計慮打點及盤費等項已數倍擡斂而又使之備車朋車則一車之斂又將若何不肯不敢遠喻請以乾州協濟論之其每車之費且不下三四兩也而又遠數千里至寧夏耶況其車實未能去也且令寧夏全無糶賣之人苟持多價而起之則由慶陽以上及諸附近寧夏有糧之處轉糶顧載而去亦無有不可也今又靡費均徭贓罰之銀使石給三錢以為脚價則每縣至少不下五七百兩廢弛如弊邑者又何以能辦也且其將發之際所應簽糧之人不問升斗多寡苟部運者以點閘勒其自行則非寧得

遺賂安肯容之附搭即有豪俠之人不從其面而上司來文止有朋合共載之令又安得不從也故貧下少糧之戶尤被其苦危動浮言無足怪也且今寧夏事勢已既妥帖主客之兵又悉歸散則安事如此急運借令新值寇逆倉廩盪盡便宜多撥內徵之數令倍價照常糴納其於急運豈不尤易也乃動以子粒為言徒資部運之貪卒克足之實傷百姓之心寧夏孽者亦若人耳顧不念哉今徐公惟務督責自盡不復更忌其他而執事者又明知其弊而苟且因循不復為慮幸而天雨新渥民恃有秋之望可以任意妄